

最推理系列

最经典 新阅读

全译本

福尔摩斯 探案 全集④

[英] 柯南·道尔/著 韦子飞/译

Arthur Conan Doyle

Arthur Conan Doyle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ZITC

紫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 (英) 柯南道尔
(Conan Doyle, A.) 著; 韦子飞译. — 西安: 陕西
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1.4

ISBN 978-7-5613-5523-7

I. ①福… II. ①柯… ②韦… III. ①侦探小说—
小说集—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47648 号
图书代号: SK11N0436D

丛书主编 / 黄利 监制 / 万夏
项目创意 / 设计制作 / 紫圖圖書 ZITO®
特约编辑 / 贾兴春 师素珍
纠错热线 / 010-64360026-187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中所有文字、图片、示意图等著作权为北京紫图图书有限公司所有,
未事先获得北京紫图图书有限公司书面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声像、电子、影印、缩拍、录音或其他任何手段进行复制和转载。
除非在一些重要的评论及文章中作简单的摘引。违者必究。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④

[英] 柯南·道尔 / 著 韦子飞 / 译

责任编辑 / 周宏
出版 /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发行 / 北京紫图图书有限公司
电话 / 010-64360026-156
网址 / www.zito.cn
经销 / 新华书店
印刷 /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次 /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50 印张
字数 / 1660 千字
书号 / ISBN 978-7-5613-5523-7
定价 / 120.00 元 (全四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最推理系列

最经典 新阅读

全译本

福尔摩斯 探案 全集④

[英] 柯南·道尔/著 韦子飞/译

Arthur Conan Doyle

Arthur Conan Doyle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紫图

最推理系列

福尔摩斯是史上最有魅力的侦探。人们不仅喜欢看他的探案故事，更热爱着这个人物本身。英国皇家化学学会授予福尔摩斯荣誉研究员称号；英国皇室更授予他爵士封号。一位虚构人物得此殊荣，史上绝无仅有，更不用说他在全世界范围内还有亿万粉丝了。为何穿越100多年光阴，他仍魅力不减？

福尔摩斯魅力分析

- ① 超酷个性 — 孤僻、冷漠、坚持己见，骄傲自负，内心却深藏着正义和温情
- ② 专业化程度 — 在推理方面无人能及，被视为全欧洲最聪明的人，“一架推理机器”
- ③ 宅 — 没有案子时会连续一周宅在家里，一动不动。骨灰级宅男
- ④ 技能 — 推理能力10颗星，超强腕力8颗星，易容术10颗星
- ⑤ 拉风造型 — 英伦新锐型男，礼帽、烟斗、风衣，瘦削而干练，形象永不过时
- ⑥ 八卦潜力 — 一生不谈恋爱、未结婚，与华生朝夕相处。情感路程颇堪挖掘

ISBN 978-7-5613-5523-7



9 787561 355237 >

Sherlock Holm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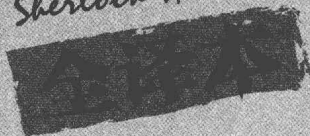
最推理系列

最经典 新阅读

福尔摩斯 探案 全集④

[英] 柯南·道尔/著 韦子飞/译

Sherlock Holmes



Arthur Conan Doyle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最后致意

前言	8
硬纸盒子	9

苏珊·库欣小姐收到了一个包裹，打开后一看，里面装满了粗盐。拨开粗盐后，里面两只显然是刚割下不久的人耳。苏珊年近五十，从未嫁人，也没有什么仇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维斯特里亚寓所	23
---------------	----

斯科特·艾克尔思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单身汉，在一次朋友聚会上，他认识了年轻英俊的加西亚。后者从一开始就对他表示出莫大的热情，主动邀请他去维斯特里亚自己的寓所去住。艾克尔思在那里度过了郁闷的一晚，第二天早上，发现寓所里的所有人全都神秘失踪……

布鲁斯—帕廷顿计划	44
-----------------	----

卡多甘·维斯特是一名兵工厂职员。一个周一的晚上，他突然离开兵工厂，去见了自己的未婚妻，接着又突然离开了她。最后，他被发现死在了地铁站。为什么这件事会惊动福尔摩斯的哥哥迈克罗福特亲自过问？

魔鬼之足	65
------------	----

莫迪墨·特雷良尼斯先生有两个兄弟和一个妹妹。有一天晚上，兄妹几个还在玩纸牌，第二天早上，他发现他们还坐在牌桌旁。妹妹已经僵死在椅子上，两个兄弟则变得疯疯癫癫。是什么神奇的力量做到了这一切？

红圈会	82
-----------	----

房东瓦伦太太家住进了一个奇怪的房客。他住了10天，整天都待在屋子里，从来没有被房东看见过一次。买东西时靠写纸条向她索要，所用字体是铅字体。当福尔摩斯、华生、葛莱森和美国警察进入这个房间时，发现一具骇人的尸体躺在屋子中央……

弗朗西斯·卡法克思女士的失踪	95
----------------------	----

弗朗西斯·卡法克思女士是一位继承了一笔精巧首饰的单身女郎。她每隔一周都会写信给自己的原来的家庭女教师，现在，5个星期过去了，她都没有再写信。她最后的行踪出现在洛桑，随身带着一位女仆。她究竟去了哪里？

临终的侦探	109
-------------	-----

一天，福尔摩斯的房东赫德森太太突然来找华生，说福尔摩斯已经命在垂危。华生立刻赶去，发现福尔摩斯看上去确实十分凄惨。但是，就在华生准备为他请专科医生时，福尔摩斯一跃而起……

最后的致意	120
-------------	-----

福尔摩斯已经退休，隐居在乡下养蜂。但是外交大臣亲自找他出马，甚至首相也准备亲自去请他出山。究竟是什么事，关系如此重大？

新探案

序言	134
----------	-----

显贵的主顾	136
-------------	-----

德·梅尔维尔将军有一个女儿，叫维奥莱特。她年轻貌美，富有而多才多艺。在一次旅行中，她遇见了著名的恶棍格鲁纳男爵，并死心塌地地爱上了他。将这位姑娘从这个恶棍的手中拯救出来，成为了福尔摩斯的新任务。

皮肤变白的军人	153
---------------	-----

詹姆斯·M·多德与戈弗雷·埃姆斯沃斯是关系非常要好的战友。自从戈弗雷受了一次伤被送进医院后，两人就失去了联系。战争结束后，多德亲自去戈弗雷家探望他，却在那里遇见了一系列不可思议的事……

王冠宝石案	166
-------------	-----

王冠上的蓝宝石丢失了，嫌疑人是无恶不作的西尔维娅伯爵。为了抓到他，福尔摩斯精心布置了一个圈套。没想到伯爵主动杀上门来，栽进了这个圈套中……

三角墙山庄	178
-------------	-----

玛丽·麦伯利夫人的儿子是英国驻罗马参赞，上月刚患肺病而亡。有人出了高价要买麦伯利夫人现在的住处，并且要买断房间内的每一个东西，包括夫人家的衣物等在内。这件事究竟深藏着什么玄机？

吸血鬼.....190

鲍勃·弗格森前妻去世后，留下一个儿子。他后来又与一位秘鲁女子结了婚，生下了一个小儿子。从小儿子出生后，他发现自己的妻子曾经两次打过大儿子，甚至还俯在小儿子的脖子上吸血。那么，他是不幸娶到了吸血鬼吗？

三个同姓人.....202

约翰·加里德布是一名律师。他认识了著名的财主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加里德布。后者留下 500 万美元遗产给他，前提是他一定要凑齐三个姓加里德布的成年男人，这样三人各自都可以得到 500 万美元……

雷神桥之谜.....213

美国参议员、金矿大王奈尔·吉布森的妻子在庄园内的雷神桥上死去，一颗子弹击穿了她的头部。在家庭教师邓巴小姐的衣橱里发现了一把开过一枪的手枪，子弹口径与打死死者的相同。是邓巴小姐出于嫉妒杀死了她吗？

爬行人.....230

剑津大学著名教授普莱斯伯利已经 61 岁了，却和同事年轻的女儿订了婚。之后，他突然离家出走了两周，回来后就变成了一个奇怪的人。家养的狗开始不断冲他吠叫，试图咬他。而他的助教则发现，晚上教授会在地上和墙上爬行……

狮鬃毛.....243

福尔摩斯隐退后居住在海边。一个潮落后的清晨，他去散步，遇见了附近学校的老师。他们一起目睹了另一个老师麦菲逊的死亡。他背上有很多暗红色的细纹，好像刚被极细的鞭子猛抽过。嫌疑人落到了数学教师伊恩·默多克头上……

戴面纱的房客.....256

房东麦利太太家的房客郎德尔夫夫人已经住了 7 年，平时一直都戴着面纱，只有一次被房东看见了脸，立刻把她吓得魂飞魄散。后来，因为担心这位房客好像要自杀的状况，麦利太太请福尔摩斯去跟她谈谈，挖掘出那张脸下的故事……

肖斯科姆别墅.....264

肖斯科姆别墅的主任罗伯特爵士忽然把姐姐最宠爱的小狗送给了别人，并跟姐姐断绝了来往。同时，他的驯马师还发现，他在深夜里去了地穴。回来时身后有一个人跟着，而地穴里有一堆古尸的遗骸。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退休的颜料商.....276

61 岁的乔赛亚·安伯利跟一个比自己小 20 岁的女人结了婚，住在刘易萨姆。有一天，他向福尔摩斯指控自己的妻子跟自己的朋友私奔了，并卷走了价值 7000 英镑的现金和债券……

最后致意

The hound of the Baskervilles

前言

硬纸盒子

维斯特里亚寓所

布鲁斯—帕廷顿计划

魔鬼之足

红圈会

弗朗西斯·卡法克思女士的失踪

临终的侦探

最后的致意



前言

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的朋友们即将高兴地获悉，他仍然健在。虽然有时候会因受风湿病的侵袭而显得有些跛颠。多年以来，他一直住在离伊斯特本 5 英里之外的一个农场里，以研究哲学和农学来消磨时光。在这段休息的时间，他谢绝了酬金非常优厚的各种案件，决定从此退休不干。但是，因为德国要打仗，为了配合政府，他又出色地将智慧和实践结合在一起，取得了《最后致意》中所记载的这些历史性成果。先前长期放在我的公文包中的几份之前的记录，也被收入《最后致意》之中，以便使之得以编辑成集。

医学博士
约翰·H·华生

硬纸盒子

为了选择几个典型的案子来说明我的朋友歇洛克·福尔摩斯的聪明才智，我尽可能少选那些耸人听闻的事情，而只提供最能展现他的才能的案件。但是，不幸的是，把耸人听闻和犯罪截然分开又是不可能的。我真是左右为难，要么必须牺牲掉那些对于他的叙述必不可少的细节，从而给问题加上一种虚构的印象。要么就得使用机缘而不是选择所得的材料。说了这番简短的开场白之后，我将翻阅我的记录，看一看这一串虽然非常可怕但却十分离奇的事件。

8月的一天，骄阳似火。贝克街如同一座火炉。阳光照在大街对面房子的黄色砖墙上，刺得人们眼睛发痛。在冬天隐约出现在朦胧迷雾之中的也是这些砖墙，真让人难以置信。我们的百叶窗放下一半，福尔摩斯蜷缩在沙发上，拿着邮差送来的信一看再看。我在印度工作过，练成了一身怕冷不怕热的本领，32℃的气温也受得住。晨报枯燥无味。议院已经散会。人人都出城去了，我也想去新森林或者南海海滨，但银行存款已经用完，我只好把假日推迟。至于我的朋友，乡下和海边都引不起他丝毫兴趣。他愿意待在500万人的中心，把他的触角伸到他们中间，敏锐地探索需要侦破的每个谣传和疑点。他的天赋虽高，却不会欣赏自然。只有当他把注意力从城里的坏分子转到乡下的恶棍时，他才去乡间去换换空气。

看到福尔摩斯全神贯注，不想谈话，我把枯燥乏味的报纸扔在一边，靠在椅子上陷入沉思。此时，我同伴的声音突然打断了我的思路。

“你是对的，华生，”他说，“它看起来是一种最荒谬的解决争执的办法。”

“最荒谬！”我惊呼道，突然意识到他说出了我内心想要说的话。我在椅子上直起身来，吃惊地凝视着他。

“这是怎么一回事，福尔摩斯？”我喊道，“真是出我意料。”

看到我迷惑不解，他爽朗地笑了。

“你记得，”他说，“不久前我给你读过爱伦·坡的一篇短文中的一段。里面有一个人把他同伴没有说出来的想法一一推论出来。你当时认为，这不过是作者的一种巧妙手法。我说我也经常有同样的推理习惯，你听后表示不相信。”

“哪里的话！”

“你嘴里也许没有这么说，亲爱的华生，但是你的眉毛肯定是这么说的。所以，当我看到你扔下报纸陷入沉思的时候，我很高兴有机会可以对此加以推论，并终于打断你的思索，以证明我对你的关注。”

但是我还是很不满足。“你读给我听的那个例子中，”我说，“那个推论者是以观察他的同伴的举动而得出结论的。假如我没有记错，他的同伴被一堆石头绊了一跤，抬头望着星星，如此等等。但是，我一直安静地坐在我的椅子上，这又能给你提供什么线索呢？”

“你这可是冤枉你自己了。脸部表情是人们拿来表达感情的方式，而你的面部表情正是你的忠实仆人。”

“你是说，你从我的面部表情上看出了我的思路？”

“你的面部表情，特别是你的眼睛。你是怎样陷入沉思的，或许你自己也想不起来了？”

“想不起来了。”

“那么我来告诉你。你扔下报纸，这个动作引起了我对你的注意。你毫无表情地坐了半分钟。然后，你的眼光落在你最近配上相框的戈登将军的照片上。这样，我从你脸部表情的变化上看出你开始思考了。但是，想得不是很远，你的眼光又转到放在你书上的那张还没有配相框的亨利·华德·比彻的照片上面。后来，你又抬头望着墙，你的意思当然是显而易见的。你是在想，这张照片假如也装进框子，正好盖上那面墙上的空白，和那边戈登的照片相对称。”

“你对我观察得真透彻！”我惊讶地说。

“到此为止，我还没有看清。但是，你当时的思路又回到比彻上面去了。你一直盯住他，好像在研究他的相貌特征。然后，你的眼神松弛了，但是你仍旧在望着，满面心思。你在回想比彻的战绩。我很清楚，这样你就一定会想到内战期间比彻代表北方所承担的使命。因为我记得，你认为我们的人民对他态度粗暴，对此你表示过强烈的不满。你对此事的感受是如此强烈，所以我知道，你一想到比彻就会想到这些。不一会儿，我看见你的眼光离开了照片，我猜想你的思路现在已转到内战了。我观察到你闭着嘴唇，眼睛闪闪发光，两手紧握，这时我断定你是在回想那场殊死搏斗中双方表现出来的英勇气概。但是接着，你的脸色变得更阴暗了。你摇着头，在思考悲惨、恐怖和无谓的牺牲。你的手伸向身上的旧伤，嘴角露出一丝微笑，这表明你的思想已为这种可笑的解决国际问题的方法所占据了。在这一点上，我同意你的看法——那是愚蠢的。我很高兴，我的全部推论都是正确的。”

“完全正确！”我说，“但是，现在你已经解释过了，我承认，我还是和刚才一样不理解。”

“华生，这确实是非常肤浅的。假如不是你那天表示有些不相信，我是不会用这件事来分散你的注意力的。但是，我手中有一个小问题，要解决它，一定比

我在思维解释方面的尝试更加困难。报上说，克洛依登十字大街的库欣小姐收到一只盒子，里面装的东西出人意料。你注意到了吗？”

“没有。我没有看到。”

“啊！那一定是你看漏了，把报纸扔给我。在这里，在金融栏下面。劳驾，大声读一读。”

我把他扔给我的报纸拾起来，念了他指定的那一段，标题是《一个吓人的包裹》。

“苏珊·库欣小姐住在克洛依登十字大街，是一次特别令人作呕的恶作剧的受害者。当然，除非这件事有更为险恶的用心。昨天下午两点，邮差送去一个牛皮纸包着的小包裹，里面是一个硬纸盒，盒内装满粗盐。库欣小姐拨开粗盐，吓了一跳。她看见里面有两只显然是刚割下不久的人的耳朵。这个包裹是头天上午从贝尔法斯特邮局寄出的，没有写明寄件人。让问题更加神秘的是，库欣小姐是一位年近五十的老处女，过着隐居生活，来往的友人和通信者甚少，平常难得收到邮包。但在几年前，当她卜居彭奇时，曾将几个房间出租给三个医学院学生。后来因为他们吵闹，生活又不规律，不得不叫他们搬走。警方认为，对库欣小姐的这一粗暴行径，很有可能是这三名青年所为。他们出于怨恨，将解剖室的遗物邮寄给她，以示恐吓。也有别的看法，认为这些青年中有一名是爱尔兰北部人，而据库欣小姐所知，此人是贝尔法斯特人。目前这一事件正在积极调查中，卓越的侦缉官员雷斯垂德先生负责处理此案。”

“《每日记事》报就谈了这么多，”当我读完报纸，福尔摩斯说。“现在来谈谈我们的朋友雷斯垂德吧！今天早晨我收到他一封信，信里说：

‘我认为你对此案极为在行。我们正在竭力查清此案，但继续工作甚感困难。我们自然已经电询贝尔法斯特邮局。但当天交寄的包裹极多，无法单一辨认或回忆寄件人姓名。这是一只半磅装甘露烟草盒子，对我们毫无帮助。医学院学生的说法我看仍然最有可能，但假如你能抽出几个小时，我将非常高兴在这里见到你。我整天不在这宅子里就在警察局。’

“你看怎么样，华生？能不能不顾炎热跟我到克洛依登走一趟，为你的记事本增加一页内容？”

“我正想做点什么哩。”

“这就有事了。请你按一下铃，让他们把我们的靴子拿来，再去叫一辆马车。我换好衣服，把烟丝盒子装满，立刻就来。”

我们上了火车之后，下了一阵雨。克洛依登不像城里那样暑气逼人。福尔摩斯事前已经发了电报，所以雷斯垂德已在车站等候我们。他像往常一样精明强干，一副侦探派头。走了五分钟之后，我们来到库欣小姐住的十字大街。

这条街很长，街旁是两层楼的砖房，清洁而整齐，屋前的石阶已被踩成白色，系着围裙的妇女三五成群地在门口闲谈。走过半条街后，雷斯垂德停下来去敲一家的大门。一个年轻女仆开了门。我们被带进前厅，看见库欣小姐正坐在那里。她是个温柔和善的女人，一双文静的大眼睛，灰色的卷发垂落在双鬓。她的膝上放着一只没有绣完的椅套，身边放着一个装有各色丝线的篮子。

“那可怖的东西在外屋，”当雷斯垂德走进屋时，她说，“我希望你把它们都拿走。”

“是要拿走的，库欣小姐。我放在这里，只是让我的朋友福尔摩斯先生来当着你的面看一看。”

“干吗要当着我的面，先生？”

“说不定他有一些问题想提。”

“我说，这事我一无所知，向我提问又有什么用呢？”

“确实如此，太太，”福尔摩斯用安慰的语气说道，“我不怀疑，这件事已经够让你气恼的啦。”

“是啊，先生。我是个喜欢安静的女人，过着隐居的生活。看见我的名字登在报上，警察到我家里来，对我真是新鲜的事情。我不愿意让这东西放在我这里，雷斯垂德先生。假如你要看，请到外面的屋里去看吧。”

那是一间小棚子，在屋背后的小花园里。雷斯垂德进去拿出一个黄色的硬纸盒、一张牛皮纸和一段细绳子。在小路尽头有个石凳，我们都坐在石凳上。这时，福尔摩斯把雷斯垂德递给他的东西一一检查。

“绳子特别有意思，”说着他把绳子举到亮处，用鼻子嗅了一嗅。“你看这绳子是什么做的，雷斯垂德？”

“涂过柏油。”

“不错，是涂过柏油的麻绳。无疑，你也注意到了，库欣小姐是用剪刀把绳子剪断的。这一点可以从两端的磨损看出来。这很重要。”

“我看不出这有什么重要。”雷斯垂德说。

“重要就在于绳结原封没动。还有，这个绳结打得很不一般。”

“打得很精致，我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雷斯垂德得意地说。

“那么，关于绳子就谈这么多吧，”福尔摩斯微笑着说，“现在来看包裹纸。牛皮纸，有一股明显的咖啡味。怎么，没有检查过？肯定没有检查过。地址的字写得很凌乱：‘克洛依登十字大街S·库欣小姐收’，是用笔头很粗的钢笔写的，也许是一支J字牌的，墨水很差。‘克洛依登’一词原来是拼写的字母‘i’，后来被改成字母‘y’了。这个包裹是个男人寄的——字体显然是男人的字体——这

个人受的教育有限，对克洛依登镇也不熟悉。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盒子是一个半磅装甘露烟草盒子。除了盒子左下角有指印外，没有明显痕迹，里面装的是拿来保存兽皮或其他粗制商品的粗盐，埋在盐里的就是这奇怪的东西。”

他一边说，一边取出两只耳朵放在膝盖上仔细观察。这时，雷斯垂德和我各在一边弯下身子，一会儿望着这可怕的遗物，一会儿又望着我们同伴那张深沉而迫切的脸。最后，他又把它们放回盒子，坐在那里沉思了一会儿。

“当然，你们都看到了，”他最后说，“这两只耳朵不是一对。”

“是的，我们注意到了。但是，假如真是解剖室的学生们搞的恶作剧，那么，他们是很容易挑两只不成对的耳朵配对的。”

“很对，但这不是一个恶作剧。”

“你能肯定吗？”

“根据推测，绝不可能是恶作剧。解剖室里的尸体都注射过防腐剂，这两只耳朵上没有这种痕迹，是新鲜的，而且是用很钝的一种工具割下来的。假如是学生干的，情况不会是这个样子。还有，学医的人会用苯酚或蒸馏酒精进行防腐，不会用粗盐。我再说一次，这不是什么恶作剧，我们是在侦查一桩很严重的犯罪案件。”

听了福尔摩斯的话，看着他的脸色变得严肃起来，我不禁打了一个寒战。这段冷酷的开场白似乎投下了某种奇异而不可名状的恐怖的阴影。然而，雷斯垂德摇摇头，好像半信半疑。

“毫无疑问，恶作剧的说法是说不过去的，”他说，“但是另外一种说法就更加不能成立了。我们知道，这个女人在彭奇过着一种平静而体面的生活，近20年来一直如此。这段时间里，她几乎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家。罪犯为什么偏要把犯罪的证据送给她呢？特别是，她跟我们一样，对这件事所知不多，除非她是个非常高明的女演员。”

“这就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福尔摩斯回答说，“至于我，要这样着手，我认为我的论据是对的，而且这是一桩双重谋杀案。一只耳朵是女人的，形状纤巧，穿过耳环。另一只是男人的，晒得很黑，已经变色，也穿过耳环。这两个人可能已经死了，不然我们早就会听见他们的遭遇了。今天是星期五，包裹是星期四上午寄出的。那么，这场悲剧是发生在星期三或星期二，甚至还要更早一点。假如这两个人已经被谋杀，那么，不是谋害者把这谋杀的信号送给库欣小姐的又是谁呢？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寄包裹的人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但是，他把包裹送给库欣小姐，其中必有道理。但是，道理又何在呢？一定是告诉她，事情已经办完！或者是为了让她痛心。这样，她就应该知道这个人是谁。她知道吗？我怀疑。假如她知道，又为什么报告警察？她本可以把耳朵一埋了事，谁也查不出来。她应该这样干，假如她想包庇罪犯的话。但是，假如她不想包庇他，她就会说出他的姓名。这就是症结所在，需要我们去查明的。”他说话的声音一直高而

急，茫然瞪着外面的篱笆，但是现在，他轻快地站了起来向屋里走去。

“我想问库欣小姐几个问题。”他说。

“那么，我就告辞了，”雷斯垂德说，“我手头还有些事情要办。我想我不需要进一步向库欣小姐了解什么了。你可以在警察局找到我。”

“我们上火车的时候，会顺道去看望你的。”福尔摩斯回答说。不一会儿，他和我走进前屋，那位冷漠的女士仍然静静地在绣她的椅套。我们走进屋时，她把椅套放到膝上，用那双坦率、探索的蓝眼睛望着我们。

“先生，我深信，”她说，“这件事是一个误会，包裹根本就不是寄给我的。这一点，我已经对苏格兰场的那位先生说过多次了，但是他总是对我一笑了之。据我所知，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敌人，为什么有人要这样捉弄我呢？”

“我也这样想，库欣小姐，”福尔摩斯一边说，一边在她旁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我想更可能的是——”他停住了。我不禁吃惊，只见他紧紧地盯住这位小姐的侧面。一瞬间，他急切的脸上显出惊异和满意的神色。当她抬起头来探索他不说话的原因时，他已经恢复了原来平静而认真的神态。我仔细打量着她那光滑而灰白的头发，整洁的便帽，金色的小耳环和她那温和的面容，但是，让我的同伴那样激动的原因，我却没有看出来。

“有一两个问题——”

“啊，问题已经让我厌倦了！”库欣小姐不耐烦地说。

“我想，你有两个妹妹。”

“你怎么知道？”

“进屋的时候，我看见壁炉架上放着一张三位女士的合影照片。一位无疑是您本人，另外两位长得跟你很像，你们之间的关系是毋庸置疑的。”

“对，你说得对。她们是我的两个妹妹，萨拉和玛丽。”

“在我身子的旁边还有一张照片，是你妹妹在利物浦拍的。合影的男子，从制服来看，可能是海轮上的船员。我看，当时她还没有结婚。”

“你的观察力真敏锐。”

“这是我的职业。”

“哦，你说得很对。后来没过几天她就嫁给布朗那先生了。拍这张照片的时候，他在南美洲航线上工作。但是，他太爱她了，不肯长期离开她，于是就转到利物浦—伦敦这条航线的船上做事。”

“哦，大概是‘征服者’号吧？”

“不是。我上次听说是在‘五朔节’号。吉姆（即布朗那）曾经来看过我一次。那是在他开戒之前。后来他一上岸就喝酒，喝一点就发酒疯。嗨！他重新拿起了酒杯之后，日子就不好过了。一开始，他不和我来往，然后跟萨拉吵嘴，现在连玛丽也不写信了，我们不知道他们的情况怎么样了。”

显然，库欣小姐谈到一个她深有感触的话题了，像大多数过着孤独生活的人

一样，刚开始时她很害羞，后来就非常健谈了。她告诉我们很多关于她那个当服务员的妹夫的情况，然后又把话题扯到了原先的那几个学医的学生房客身上，有关他们的问题谈了好半天，还告诉了他们的姓名，在哪家医院工作。福尔摩斯聚精会神地听着，一字不漏，不时提出问题。

“关于你的第二个妹妹萨拉，”他说，“既然你们两位都是未婚妇女，很奇怪你们为什么不住在一起。”

“哎呀！假如你知道萨拉的脾气，你就不会感到奇怪了。来到克洛依登之后，我曾尝试过一起住，直到大约两个月前才不得不分手。我并不想说我的亲妹妹一句坏话，但是她老爱管闲事。萨拉很难伺候。”

“你说她和你在利物浦的亲戚吵过嘴。”

“是的，可他们有一段时间是最要好的朋友。嗨，她到那里去住本来是想亲近他们。现在可好，她对吉姆·布朗那没有一句好话。她在这里住的最后半年里，除了说他喝酒和爱耍各种手段外，不说别的。我猜想，他发现了她爱管闲事，并骂了她一顿，这一下事情就开了头了。”

“谢谢你，库欣小姐，”福尔摩斯说完，站起来点了点头。“我想，你刚才说你妹妹是住在瓦林顿的新街，是不是？再见。如你所说，你被一件和你完全无关的事弄得苦恼不堪，我为此感到不安。”

我们走出门外，刚好有一辆马车驶过。福尔摩斯叫住了马车。

“到瓦林顿有多远？”福尔摩斯问道。

“只有半英里，先生。”

“很好，上车，华生，我们要趁热打铁。案子虽然简单，但与此有关的还有一两个非常有意义的细节。车夫，请在电报局门口停一下。”

福尔摩斯发了一封简短的电报，随后就一路靠在车座上，将帽子斜放在鼻梁儿上遮住阳光。车夫把马车停在一所住宅前面，这座房子和我们刚才离开的那座非常相似。我的同伴吩咐车夫等候着，他刚要举手叩门环，门就打开了。一名身穿黑衣、头戴帽子、态度严肃的年轻绅士出现在台阶上。

“库欣小姐在家吗？”福尔摩斯问。

“萨拉·库欣小姐病得很厉害，”他说，“从昨天起她得了脑病，非常严重。作为她的医药顾问，我不允许任何人前来见她。我建议你10天后再来。”他戴上手套，关上门，向街头大步走去。

“好吧，不能见就不能见。”福尔摩斯高兴地说。

“也许她不能也不会告诉你什么事情。”

“我并不指望她告诉我任何事情，我只想看看她。但是，我想我已经得到我想得到的一切。车夫，送我们到一家好饭店去，我们到那里去吃午饭，然后再上警察局拜访我们的朋友雷斯垂德。”

我们一起吃了一顿愉快的午餐，吃的时候，福尔摩斯只谈小提琴，别的什么